

!ndia!驚嘆印度日記選

飛機逐漸低身，在黑暗的大陸上劃出曲線。一陣耳鳴，倏乎降落。身旁膚色黝黑的人群擁擠騷動著，我回頭看了一眼螢幕——目的地：印度德里，剩餘距離：0公里——機艙門一開啓，雖已是深夜兩點，一陣熱氣依然直逼腦門而來。步入機場，昏暗的燈光更顯其陳舊，四週的廣告面板卻新穎亮麗。其中有一幅令我印象極深「Welcome to "!" ndia!!!。」——驚嘆號印度！一句七彩引人的歡迎語兼註解，成功點燃了所有旅人的探索慾望！

坐上柴油味濃厚的遊覽車，直奔五小時路程外的佛教聖地。車窗外，天色漸漸光亮，從山谷間溜出的光線，一路上，將印度的百態風光在我眼前一幅幅展開。到印度請法，父母並未同行。將此印度行定為發現的旅程，我希望尋找到生命的更多可能性！由於疾馳，窗外風颯然，大塊假我以文章；我振振衣袖，執筆，在素淨的筆記本上，開始我的文章，我的旅程。

7/6

清晨六時，在暝暝晨光中甦醒，終於看見印度褪去黑紗後柔美而略微凌亂的容貌。朝德拉頓奔馳，一路上，印度的千姿百態使我驚嘆。古樸牛車與超重的大卡車並驅，殘破的家舍與豪華別墅雜錯，高山大水環抱蜿蜒小徑，身旁只有枯田片片。在印度一切都是變動的，瞬間即逝，因此也在種種不和諧構築一完美和諧。

在白教止貢葛舉圖書館掛單用午齋後，安置行李，今晚我們借宿客房。從圖書館的小窗望出，這裡的風景真叫我難忘，青山綿亙，白雲繚繞，紅牆金瓦靜悄悄坐落在山腳，凌澍小雨，洗去污濁，只有一片清新，宛如仙境。「法王離開西藏到達這裡後，決定要在此處建立一做新式學校，因此便以佛教古籍與敦煌金石為主綱，吸引國際學生，以促進交流，廣弘佛法！」朵傑喇嘛在領我們參觀時介紹。館內設施齊備，莊嚴肅穆，書的味道，透露古老的智慧。

下午，我們前往拜見紅教及花教法王。他們像明月，藏人為了明月從四面八方不斷的湧入，將此鎮環繞，築起一間間米黃色的藏屋，插上旌旗，宛如星子。他們大部分從西藏逃亡出來，直到今日仍是。藏人與印度人不同，開朗愉快，他們的眼裡找不到仇恨。

我進入閩珠林寺院的佛塔，唐卡與壇城精緻使我嘆為觀止，這些工匠用全部的生命去創作，宗教藝術與生活在這些靈魂中揉合。我虔誠跪拜。登上塔頂，一望無際的風光叫人摒息。我在如此尊高處，才

感受到一點自己的渺小無能。當初，悉達多太子是懷著怎樣寬闊的心，毅然出家修行？不遠處，一尊金身佛像慈悲地俯視大地，完全的開放與包容。高塔上，我慚愧，敬畏。

兩位法王，不同的派別與僧衣，一樣的慈悲智慧。他們的微笑在我心理留下一股深沉強大的力量，開發了我的勇氣。印度行，雖沒有父母相伴，但我因為想有一天成為像他們這樣美好的人，我要竭力學習；且生命本獨立，豈能永遠有人陪伴？

今天的印度，開了我許多眼界，貧富、階級、物質或者心靈。我懷著對佛法的希求來到印度，這樣繁多而複雜的人事物，我要把握什麼？我如何把握？懷著這個問題，我卻再也擋不住睡意。

7/9

火車臥鋪一路搖晃，終遇到達帕坦苟車站。然後，轉吉普車，再兩個半小時路程。雖舟車勞頓，此刻我的心卻如太陽般明亮雀躍。因為，馬上我就要抵達達蘭沙拉，是佛法興盛的地方，是達賴喇嘛所在的地方。

車子在近山頂一家小旅館停下，噶爹格西（佛學最高學位）已等候多時，開心招手迎接。我讚嘆緣分的不可思議，半年前他到彰化，我們同樣地熱情款待。我綻開笑容，內心激動。一千多年前，玄奘法師終抵西域，內心感動必將更甚於此時的我吧！

這家小旅館，視野絕佳，二座翠山兩手相握，另外兩隻手高舉向平原伸展，還有柔雲如被輕輕覆上山腰，像怕它著涼。房內擺設極簡，卻比我想像的好，小蟲、小蠅稍多，但聚在窗邊，不打擾。我將在這渡過單純聽經的十二天，與一名高中老師。

午餐由藏人為我們準備，酥油茶、糌巴…都是地理課本上的熟面孔。菜的口味清淡爽口，正如藏人廚子，也正如這個民族，他們用靦腆的微笑，表達最真誠的歡迎與善意。

下午步行至南伽寺（相當西藏大昭寺），法王達賴喇嘛的寺院。寺院未如預期的亮麗寬闊，甚至找不著正式的大門，這是一個建築群，是佛教勝地，是學校，是藏人生活的中心，是心靈的依靠，也許它不需大門。樸實開闊，一如不刻意修飾的年長智者。先到大殿禮佛，讓心沉靜，並殷重祈求；然後供燈，繞塔，轉法輪。初到此地的人都是這樣禮敬三寶，豐富自己。但我並不以為這樣夠了，我期待明天的說法，我期待法王要告訴我什麼，更希望自己有能實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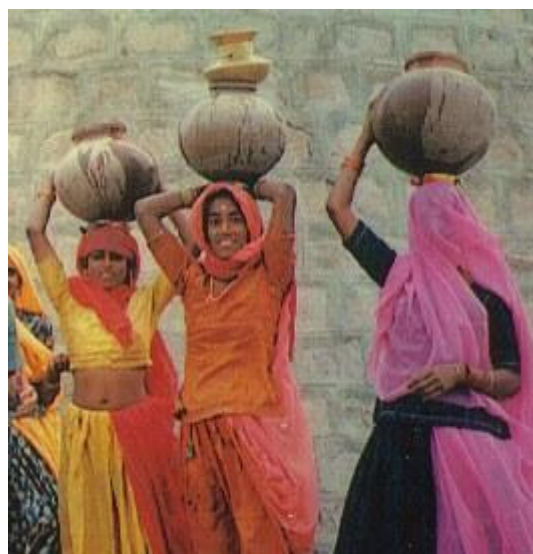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到附近的市集採買一些生活用品，印度一貫的混亂與骯髒，隨性行臥的牛與滿地牛糞，旁有賣菜小販，一群小乞丐圍上我們，或



拉或扯。他們的眼裡充滿焦急，不安，漠視，或甚至憤怒。我感到恐懼和難過，以為自己是偽君子，滿口悲智仁愛卻無力協助。我把食物給他們，但他們並不滿意，他們要錢，但是給了錢只會引來更多乞丐！我匆忙逃離，送念佛號。

回到旅社，站在陽台上思索。「無始生命以來，我們的態度決定了生命狀態，即使我們現在無法察覺，但種種皆因果，我們的或大或小的痛苦起因於無明。我們在痛苦裡流轉，乞丐是一種生命像狀，於我是警惕，我隨時都可能成為他，外在或內在的乞丐。」我升起無限悲憫，憫人亦悲己，我為了我們祈求，祈求我們都能希求真理實踐真理。真理能去除所有苦難，但如果我們不願意，即使我們離真理再近，真理都幫不了我。我現在能做的，便是提供我所能的，去幫助需要的人。

我望向山間的森林，有許多老鷹飛旋，我愛極鷹的英姿，但偌大的天空裡，他們的飛行有目的地嗎？不能真正改善生命，再怎麼勃發都只是愚痴的表徵。我注視映在斜陽裡的飛鷹，黑影在紅天裡劃出一個又一個圓，美的令人醉。還好我沒真醉了，還好我跟他們有些不一樣，我慶幸。



7/11

又到了車站，印度的車站是一個開放的避難所，寄居許多浪人，過客，偶爾會有有緣人問你往哪裡去。舊地卡車站算中型車站，黑壓壓擠滿了人。我凝神細看，當中多半是年輕人，但我不知他們的目的地，我把長輩勿在車站隨便攀談的叮嚀放在心裡。小心翼翼的穿梭於人群的細縫。回程的行李比來時重了些，但我甘之如飴。月台上，三名印度孩童追逐玩耍，我用數位像機捕捉天真，和他們分享，於是跨越語言隔閡建立友誼。



車站鈴響，火車入站。三十多人與數十件行李先後匆忙上車，我選了一個靠窗的好位置。傍晚時分，酒紅的斜陽溫柔地吻醉大地，我卻清醒著；此時的印度不像我初來時尖銳衝突，只有一片祥和，溫暖的感覺滲入心窩。我閉目，回想這一路所遇到的人事物，所聆聽的道理。心中忽有所感：這趟定位為找尋的旅程不會因為歸途劃下句點，尋找真理的旅途，將會伴隨我的生命不斷

延續下去，正如這班火車在夕陽田野間，劃出一線長長的破折號_____
